學詩詳說

學詩詳說正詁序

同治紀元之四年余備兵滬上前事者豐順丁公方建議創設龍門書院以來四方髦俊之士特求大經師人師者俾任栽培之職爲 國家豫儲楨幹之才意至遠也余亟觀厥成請於合肥相國聘當湖顧徵君訪溪先生來主講席書幣再往迺惠然肎來甫見於賓館溫溫靄靄充然有德之容余固已心欽之矣比延入講舍出示課程六則其論學以性理爲宗主以經史爲根原以立品敦行爲先資以通時達權爲要務其敎人則懃懇眞切因其資地之高下隨其學業之淺深而務使一歸於篤實以斷至乎有體有用之學葢廓如也暇則出所著詩說示余曰此某四十餘年心思智力所畢萃於是者經義淵博某烏敢自

信特旦暮孜孜積成此帙執而覽焉亦可驗吾學得失之徵以補前賢未備之說且以誌元明以來諸儒先之緒論之僅見於是編者蓋自兵燹而還曩所流傳於世不數數覯者今且泯然無存尚賴前日蒐輯之力以庶幾前賢闡發遺經之意不盡沒於一燼是則某之志也夫然某於是經無日不讀讀輒有所增刪其說故雖屢易稿不敢遽付之梓以俟後之人論定焉可矣余受讀一過而益傾仰先生之學先生主講甫三月遽以疾終講舍嗚呼學術之不振久矣高才之子或縈情於利祿或耽玩乎詞章卽有一二研經碩彥又復以考據稽博爲能其探本乎性情之地者蓋甚尟矣夫治性情者莫善於詩風人之義最易感人雅頌則政事之得失功德之隆污足以經緯萬端而勸懲

百世自天子以至庶士胥於是乎取資而後之儒者論說益不厭其詳已先生始名此書曰學詩求是錄及避地定海之青嶴從流離播徙之餘而不廢攻苦鑽研之業山居屹屹別有會心於是易今名焉爲學詩詳說三十卷而其辯正諸家訓詁者別爲正詁五卷蓋其最後自序之意以爲讀是編者將由博而反約斯則君子深造自得之學也已由是性情治而家國可治向所期於爲　國楨幹者不將即是而收儲才之效乎余不學重以先生疇昔之誼爰述所聞於先生者而爲之序

光緒二年冬十月年愚弟永康應寶時再拜譔

自序

廣譽之以求是錄名詩說久矣比又有味於孟子之言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迺取以易吾名焉夫經之義蘊大矣深矣其歷萬古而如新者固賴有落落數大儒而凡才人學士操觚牘殫思慮以從事乎此者當其神契而無所障蔽於經指亦必有發明前人所未及者焉故汎濫而罔知折衷與堅持門戶而觝排異己者皆不可以言經而詩其尤甚者也詩之至約者何非夫子之所云思無邪乎然必逐篇以求之逐章逐句以求之久之久之而無邪之眞理忽焉著於吾之心目則詳說之貴也廣譽學詩垂數十年始而以傳注測經茫乎無以窺其樊籬也繼之以經衡傳注曉然有以知其黑白也今而若接古人於千載

之上而覩其形容聆其聲欬忘其詩之爲詩也雖然欲幾夫子
無邪之言則存乎性情言行顯微之閒而非可以詳說盡之矣
廣譽之易名詳說志反約也因倣毛公故訓傳釐爲三十卷而
別出其專論字句異同者爲正詁五卷云同治三年六月平湖
顧廣譽識

學詩求是錄朱序

詩之道一而已而說詩者非一端惟在稟古今化同異折衷於詩人諷勸之心先王立教之方孔子編定之指而後眞是乃出葢自魯韓齊三家盛行於漢世雖以大小毛公之傳與其序說遠有端緒而迄不能與爭迨鄭氏諸儒踵興始崇序傳爲之申明而傳箋遂著於天下魏晉以後至唐孔氏之疏宗焉宋之歐陽公王介甫蘇潁濱呂與叔小有變通至李氏樗加詳東萊呂氏博綜諸家加以矜愼嚴氏以下多宗焉朱子初亦略同東萊後於序或從或不從率以經之辭句爲準有元以來宗焉陳氏啟源力主序與傳箋掊擊集傳并及呂嚴談漢學者稱述之而立論又爲之一變是何說詩者之紛紛也夫自朱子詩序辯說

作迄於今七百年矣而主序者多主集傳者少則序說之不可廢章章明矣而說者遂專以攻擊集傳爲能亦豈通論哉毛序閒出於講師之附益故辭或不逮其意而說與他書盡合昔人已詳言之集傳之廢序誠爲太過善觀之則序說時亦賴以發明故必合毛鄭孔朱呂嚴諸家之義參以元之許氏謙明之何氏楷我 朝之朱氏鶴齡李氏光地方氏苞顧氏鎮各家論說而後詩指可明也陳氏必欲祧宋祖漢不免囿於一偏而株守集傳者往往因陋就簡沭爲講章大與朱子學校貢舉私議相戾豈若不分漢宋求當於經之爲得乎予嘗持是意以衡量詩說而未易多覯今乃得顧君惟康爲君自弱冠後卽從事毛詩出入漢宋門戶者十餘年通其郵者又幾二十年凡四易稟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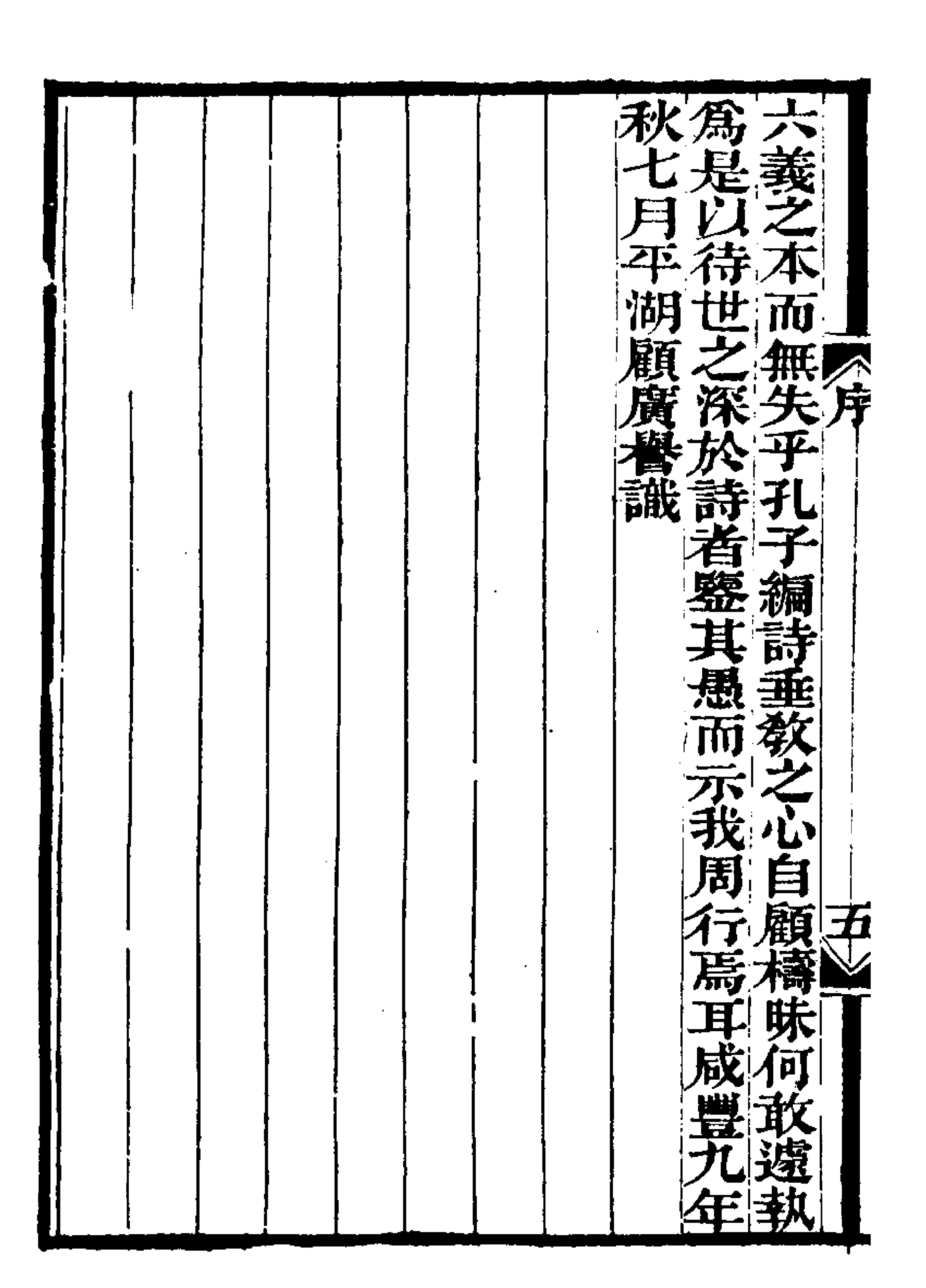
學詩求是錄三十四卷既卒業請爲之序予披覽大概知其平心易氣頗有東萊呂氏之遺考典必極精詳析理竝窺奧窔其於詩人諷勸之心先王立教之方孔子編定之指尤反覆致意焉昔河間獻王爲實事求是之學而毛氏序傳卽出於其門允爲能求是者今之專事考據亦知以求是爲重究其所謂實者未必實而所謂是者未必是也若君之博采旁搜擇其尤善者而又多所補正於其閒其庶幾眞能求是者歟咸豐七年春二月同里朱壬林撰

學詩求是錄自序

廣譽爲學詩求是錄既成或問曰子之先序及傳箋何也曰序之淵源遠矣三家亡而毛巋然獨存眞者不可磨滅也學詩而不由序其猶瞽之無相與大毛公亨者師事荀卿氏實作詁訓傳以授小毛公萇蓋古傳注之作自周秦閒者惟此書獨傳然猶遏抑於三家者數百年及鄭箋出申明毛義難三家三家用微是皆大有功於詩教者也然則朱子何以有辯說也曰序之從來固遠顧古者口說相承久而易有所謬誤又或爲講師增益而箋疏諸家信序太過輒曲解經文以遷就之蓋自歐蘇以來早以穿鑿爲疑至朱子而埽除略盡焉然其宏綱鉅目散見於三百十一篇者不幸而并遺掊擊者亦不少矣孔子曰詩三

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曰詩三百則統乎風雅頌矣雅頌之思無邪風之思亦無邪詩與春秋皆以存幾希於人心者也春秋之存心在褒貶詩之存心在美刺故曰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也而集傳概謂之淫詩且舉其聲情之近似乎淫者而亦目以淫詩此不如東萊呂氏爲得先儒謹愼之意矣然則近之專攻集傳是與曰朱子何可非也朱子之度越諸子固自有在即以釋詩論其義理之精微他家有之乎曰無之辭氣之通暢他家有之乎曰無之其解二南則一與大學相表裏也論擊鼓唐無衣則詩亡然後春秋作之義也而終風出其東門黃鳥旱麓韓奕雝諸篇並據一人灼見爲自來說詩者所未及雖以質之百世而莫可易

者且朱子舊說見於呂氏所引其篤信大小序略與呂氏等惟其初之守也確故其後之去也堅雖序萬不可廢而縣是義以與序相參其爲固滯繳繞之藥者不已多乎或者徒於單辭隻句間深文周內摘其短而沒其長不知其用心居何等者邪廣譽齠冠即從事毛詩始嘗專宗集傳或專宗注疏入而知皆非自得之道經者天下之公天地萬物之理蓋無不該既名爲經則當一以經爲主不可偏有所徇偏有所徇是經之道廣而自我隘之也於是衷之毛鄭陸孔朱呂以正其端參之歐陽蘇李范嚴以究其趣博采之宋元明　國朝諸家以暢其支擇其合於經者取之違於經者去之說似可通而實乖正義者辨之或申或駁務直陳所見爲學詩求是錄三十四卷將以窺尋四始



六義之本而無失乎孔子編詩垂教之心自顧檮昧何敢遽執爲是以待世之深於詩者鑒其愚而示我周行焉耳咸豐九年秋七月平湖顧廣譽識

學詩求是錄後序

廣譽曩編定詩說序之矣然猶往來於懷時有修改經粵匪之亂展轉遷移最後至定海之靑嶼我生不辰逢天僤怒有甚於大雅所陳者顧以平素精力在此不忍廢棄每冦氛少遠復事訂正積前後所錄又得十之一二迺命兒輩重謄寫之而續爲之序夫詩之爲道大矣哉發明其要者遠有大小序近有朱子集傳序皆詩教所賴以闡明者也後有作者無能爲役矣而朱子之孫鑑詩傳遺說注指此爲舊序謂猶是用毛序時所作說非無據然就是序文詳之則其不盡從古序固已焯然可見且所重乎朱子者豈必拘於年之先後哉亦惟其是而已劉氏通釋與朱胡羅諸本竝以冠於集傳綱領之前良有理也又自陳

氏啟源書行世解詩者率祧宋而祖漢夫漢之不可無宋猶宋之不可無漢也而必斷斷爲鴻溝畫之過矣廣譽觀漢代學術近古如申韓轅三子立身具有本末雖遺書久軼就其存者葢未嘗不以大義爲先若近儒所長假借音轉之類不過得其詁訓之一端焉耳以於經文有助而前儒多未之及故頗采取焉以補其闕然或遂以蔽詩學之全而概置大義於不講則亦非漢儒之所許者已因記重訂緣起竝附所見以與世之善言詩者質之同治元年歲次壬戌重九後三日廣譽又識

顧徵君訪溪先生家傳

嗚呼正學之難明久矣莫難於奮然崛起於羣世汶汶之時而篤志不變又莫難於負經師人師之望足以提唱後學而卒能竟其所施如徵士訪溪先生有可慨焉先生姓顧氏諱廣譽字惟康自號訪溪平湖人曾祖兆颸副貢生祖光祖本生曾祖兆麒祖同祖考上達皆邑諸生妣周孺人生五子先生其第三也先生年未四十即以經學名於時屢爲學使者所賞而吳縣吳姓舫侍郎兩督浙學尤重先生學行與錢唐伊君樂堯並目爲浙士之冠舉先生優行貢成均咸豐紀元

詔舉孝廉方正大吏以先生應

詔吳公實力主之故郡縣薦牘先生弗獲辭我浙自張楊園陸

清獻昌明理學而後繼承絕業者甚少先生少日即篤信謹守一以楊園清獻爲宗依程畏齋讀書分年日程以治經又晨夕紬繹宋五子書身體而力行之同邑方孝廉埛早歲詩文絕流輩先生勉之以實學孝廉盡棄其所學惟先生之言是從孜孜焉窮經繕性精進不懈先生秉沈潛之質得孝廉而識解愈精孝廉具高明之資得先生而操持彌固以共底於有成先生治經自漢唐義疏以迄近代名公撰著莫不搜剔幽隱考證精密而折衷於至當其精力所萃尤在於詩今所刊學詩詳說可按也其爲古文詞也由桐城而上溯震川以斟酌唐宋而原本史漢要皆自抒心得不徒規規於古人矩矱蓋其見諸言者實足以發揮道教扶植人心其他一切庸行備詳於集徵士行狀中

不具書慨自世教陵夷士風卑靡設先生得位乘時本諸身以措諸世其治效必有可觀者即不然如胡安定之於蘇湖曹月川之於蒲霍二州師道立而善人多德教覃敷必周乎湖山數百里之境也而乃數奇不偶甫膺選舉以寇亂不獲赴

召試及寇平後客居滬上今爵相合肥李公方撫吳知先生名延主江蘇昭忠錄纂修旋應永康應觀察之聘主上海龍門書院講席甫及三月遽病卒時同治六年四月二十七日也先是湘鄉郭中丞保奏經明行修之士數人先生與焉中丞實未識先生及聞先生歿深惜之夫命之通塞於先生亦何所加損而有心者不能不爲世道慨矣往者孝廉方先生攝武義教諭僅八月以丁毋憂去及選錢唐遽於履任之前二日卒同志之友

何所遭亦適相符合邢先生享年六十有八歿後鄉士大夫顲
請崇祀鄉賢明年奉
旨入祠所著悔過齋文稿七卷板已燬續文稿七卷學詩詳說
三十卷正詁五卷四禮摧疑八卷鄉黨圖考補正四卷劄記若
干卷學詩詳說與正詁先生既歿十年同志者鳩資付梓屬余
爲立家傳弁諸簡端余欲仰先生之學行已久雖不文而不敢
辭謹著其大者如此

論曰先生生平學力及教子弟皆持之以恆不求速效其持己
接物謙卑遜順出於至誠雖與子弟言亦常若歉然不自是嘗
謂學問之道實無窮盡吾就力所能爲者爲之而已此可見先
生爲學之本而有志之士所當奉爲圭臬者也

光緒三年春清明後一日敎弟馬承昭拜譔時年七十有三

學詩詳說卷一

平湖顧廣譽惟康

國風

周南召南

序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鄭氏箋先王斥大王王季孔氏穎達疏謂王者必聖周公聖人故繫之周公諸侯必賢召公賢人故繫之召公龜山楊氏時謂儀禮大合樂爲歌周南召南儀禮之作正在周公之世如前說是以聖人自居乃以賢人待召公周公豈肯爲之冣允朱子詩序辯說以先王卽文王案蘇氏轍詩集傳（以後只稱蘇氏諸家放此）曰文王之治

周也所以為其國者屬之周公所以交於諸侯者屬之召公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闢國百里言其治外也故凡言周之內治由內而及外者謂之周公之詩其言諸侯被周之澤而漸於善者謂之召公之詩其風皆出於文王而有內外之異又李氏樗詩集解後亦只稱李氏曰召南雖曰諸侯之風其實文王敎化之所及故言先王之所以敎先王卽文王非大王王季此朱子所本當為定說　淇氏邁容齋隨筆曰據文義周公召公二公字皆合為南字則與上下文相應蓋簡策誤耳王者之風恐不當繫之周公而先王之所以敎又與召公自不相涉也案此說甚有理

周南召南分屬以地為主不以人為主朱子用蘇氏李氏義旣

得其大矣李氏又述楊氏說文王之詩不可以風繫也宜屬召分陝故以其詩繫之申以爲樂記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周召分陝在武王既得天下之後周公所居之地所得之詩多爲文王而作故言王者之風召公所居之地所得之詩多爲諸侯而作故謂之諸侯之風如江漢汝墳卽陝之東也如江沱卽陝之西也故詩有周南召南之辨案二南所以分兼此乃盡黃氏櫄集解疑文王時無分陝事不知李氏明屬之武王其意以大師編詩始以後所分之地繫之於事理正合然所云陝東西者除周境內言之也故周人所作盡入周南而召南皆諸侯詩王氏夫之詩稗疏曰周召分陝而治北界河雒南入楚塞以陝州爲中綫而兩分之史記謂雒陽爲周南可知陝東所統之南

國爲周南也則今南陽襄鄧承天德安光黃汝穎皆是已陝西所統之南國爲召南則今漢中商雒興安鄖襄順慶保寧是已故漢廣兼言江漢江北漢南今之潛沔也汝墳言汝旁則今之穎州也而皆繫之周南若召南之以地紀者曰江有汜又曰江有沱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沱者水決復入之總名沱卽汜也言沱言汜皆川北西漢水今嘉陵江南之地據此則二陝分治之地別爲二南不言國者文王未有天下侯國非其所有特風教遠被以類附也何侯國王畿聖教賢化之殊乎案一統志河南陝州有陝原在州西南亦名陝陌後漢書郡國志宏農郡陝有陝陌注博物記二伯所分括地志陝原在陝縣西南二十五里分陝從原爲界王所謂中綫兩分者以此說與楊李義相發明

大略近之

周南

鄭譜周屬右扶風美陽縣朱子集傳在鳳翔府岐山縣一統志今因宋制不改而漢美陽縣兼有今扶風縣之地

關雎

疏無大小序之别陸氏德明釋文載舊說云起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爲大序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或云小序是東海衞敬仲所作今謂此序只是關雎之序總論詩之綱領無大小之異意亦與疏同但能先列前儒成說始出己意較得矜愼之道成氏伯璵毛詩指

說文謂關雎序首尾相結冠束二南故梁昭明亦云大序是子夏全制編入文什其餘衆篇之小序子夏惟裁初句耳其下皆是大毛公自以詩中之意而繫其辭案如陸孔意是序無所謂大小也如成氏意是關雎序爲大衆篇序爲小也與舊說不同然舊說有所自來何可盡沒第亦有未安者大序爲總論詩綱領何以關雎麟趾之化云云專論二南是以關雎至末云云又專論關雎篇也朱子作辯說斷自詩者志之所之也爲大序其關雎后妃之德也至教以化之下徑接然則關雎麟趾訖末以與三百一十篇序竝爲小序實視舊說益爲允當

朱子小序辯說謂詩雖若專美后妃而實以深見文王之德因引曾氏鞏所以然者本於文王躬化之說此足補序所未及又

詳序所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先王之所以教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則固兼有此義但未若集傳之直揭斯指耳

朱子釋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曰經常也女正乎內男正乎外夫婦之常也孝者子之所以事父敬者臣之所以事君詩之始作多發於男女之間而達於父子君臣之際故先王以詩爲教使人興於善而戒其失所以道夫婦之常而成父子君臣之道也三綱旣正則人倫厚教化美而風俗移矣案疏以五句平列得此義方貫穿

大序之論正風雅也曰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晉矣其論變風雅也一歸之國史則是舉其委而未

溯其原蓋必先王立爲之制不論美刺槪許上陳以爲世之戒勸而後國史得以守其官職采而存之若先王本無是制國史亦何由吟詠以風其上而通行於天下乎集傳足以補其所不及

序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此附會論語文而失其義箋又以哀爲衷之誤亦詰屈難曉辯說出昭然若發矇矣嚴氏粲詩緝曰所謂不淫其色哀窈窕皆非詩旨蔣氏悌生著五經蠡測曰序惟以哀樂淫傷分爲四段誠爲紕繆其餘非孔子之徒不能作

箋取興之失歐陽氏旣駁之宋張氏綱見華陽集經筵詩講義亦曰說者以關雎爲后妃之況以文義考之當況淑女而不當況后妃也

其以好逑爲和好衆妾之怨亦非至本序樂得淑女以配君子釋此詩義不可易張氏又曰后妃求淑女說者止稱其無妒忌之行此未足盡關雎之義蓋治外者求人才治內者求淑女惟文王得多士而立政於外后妃得淑女而輔佐於內則由閨門而達之朝廷宓無一事之不理所以協濟大業而卜世卜年之永者其基固由於此李氏光地詩所（後稱安溪李氏）曰雎鳩摯而有別以興淑女之貞一幽靜欲得之以爲君子之善助嬪御以下皆所以助君子者也與公侯好仇同后妃無妒害之德極誠求之切可以覃文王刑于之化方氏苞詩集傳補正（後只稱方氏）亦曰朱子以君子好逑非衆嬪御所可當故改爲宮人思后妃而作禮王后以下曰夫人曰嬪曰婦曰御妻蓋進御於君則有相配之

義焉以嬪御爲君子之好逑正足以見君子和敬之德三說申
明箋義甚精蓋此與樛木螽斯事有大小之殊彼二詩主言不
妒忌一節而已此則欲其補己之不逮以相與佐成君子之德
故列葛覃卷耳之前

匡衡傳齊詩者一則曰后夫人之德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
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再則曰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亦謂
后妃前漢杜欽傳佩玉晏鳴關雎歎之薛瓚以爲魯詩後漢明
帝詔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引薛君韓詩章句人君退朝入
於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燕處竝以淑
女指后妃知三家無正風雅通作刺詩固謬而解淑女爲后妃
正與毛合蓋所謂詩始關雎者實出孔子經之本義定於一而

其用則廣也

此詩毛氏序傳與箋異如云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愼固幽深若雎鳩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又云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又云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明以后妃爲淑女義固正大而於此章之寤寐思服輾轉反側有難通者集傳謂是宮人求后妃語類又謂文王求后妃均有未安程子則謂后妃非指人言爲呂氏祖謙讀詩記後稱呂氏或稱呂記所本然葛覃卷耳皆謂大姒不應此詩獨異且誰求之而誰思之其實必有所屬仍與上二說不遠究亦未安故箋說淑女指三夫人以下其義爲允但其以關雎興后妃殊於全詩不貫且如鄭意是

以大姒之心爲大姒之辭不應有贊美大姒語也

傳雎鳩王雎本爾雅釋鳥又云鳥摯而有別疏引郭氏注云鵰類江東呼之爲鶚陸氏璣草木鳥獸蟲魚疏云大小如鴟幽州人謂之鷲又引楊氏許氏皆曰白鷢案釋鳥又曰鷢白鷢郭注似鷹尾上白則白鷢與雎鳩有辨邵氏晉涵正義謂鶚鳥鳴緩而和順與白鷢相似而色蒼非卽白鷢允矣集傳亦本毛說云狀類鳧鷖則出於鄭氏樵與舊說未合凡詁經有本義左傳雎鳩氏司馬也杜氏注鷙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此取其鷙也詩關關雎鳩取其有別無取其鷙故箋曰摯之言至也王雎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乃詩之本義也集傳因以爲和樂而恭敬之喻則又取興之精義也

傳既云窈窕幽閒下又足以貞專集傳亦足以貞靜指其德之實也二字雙聲合之爲義當兼內外揚氏雄謂善心善容可也分屬則非箋以爲深宮形容失之愈遠淑故窈窕窈窕正以成其淑坤順之德如此天資之美也抑亦有學問之助焉

荇菜傳箋作賦謂后妃共之以事宗廟呂氏從程子作興謂取后妃所有事宗廟之物以興集傳直言興而已案詩之言采荇猶夫人之采蘩大夫妻之采蘋傳箋爲得莊重之體左右箋本釋詁訓助爲長

李氏范氏處義詩補傳嚴氏俱謂必得左右之人以求荇菜故后妃寤寐以求之下章亦謂后妃以琴瑟鍾鼓友樂左右葢欲兼取傳箋之義其意甚善但揆之經文終欠自然未敢從也

方氏謂芼訓熟而薦之於左右義不相應當從傳訓擇蓋旣廣采之而又擇取其美也陳氏啟源毛詩稽古編又謂詩芼字亦作覒說文云覒擇也玉篇亦云擇也引詩左右覒之古字多借用芼乃覒之借耳兩說相須乃足　語類或問左右芼之曰芼是擇也左右擇而取之也

傳宜以琴瑟友樂之德盛者宜有鍾鼓之樂箋琴瑟在堂鍾鼓在庭其荇菜之時上下之樂皆作案荇菜之流采當以祭言琴瑟之友鍾鼓之樂不當以祭言孫氏毓謂豈得以祭祀之樂友樂淑女良有理也

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程子猶沿舊義集傳論關雎注始正其誤而集注之解尤精髓　曰過於樂則淫過於哀則

傷后妃求賢妾之賢而未得則憂而至於輾轉反側哀而不傷也既得之則樂之以琴瑟鍾鼓樂而不淫也案此與集注求后妃之義有別而以二三章分屬兩句則皆得之

鄭氏更定爲五章毛公故言作三章案求之不得四句別爲一章於文勢未安故後儒竝從毛本

葛覃

呂氏柟詩說（後稱高陵呂氏）曰知稼穡之艱難王者之本也知蠶葛之艱難后妃之本也各得其本而天下治矣刈濩澣濯后妃親執之乎曰雖有贊勞不害其爲親執也

呂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而所以成德者必有本也曷謂本葛覃所陳是也講師見序稱后妃之本不知所謂乃爲在父母家

志在女功之說以附益之不知是詩皆述旣爲后妃之事貴而勤儉乃爲可稱若在室而服女功固其常耳不必詠歌也案呂氏從序而不諱其失乃論詩要法

由葛覃而莫莫以至刈濩爲絺綌總見葛不易成之意其及黃鳥之飛鳴者嚴氏所謂先時感事抑亦因以紀物候見長就之非一時焉爾傳以葛覃爲興蓋卽事起興非取義也箋申之甚繁歐陽氏已加駮正

服之無斁之服箋云整也陳氏鵬飛易之云以爲衣服而服之無厭倦之心李氏亦謂服之無有厭斁卽序所謂躬儉節用陳氏啟源以儉見於下章澣濯箋義爲優案上云爲絺爲綌女功之事已完此當如陳李之解言不惟爲之勤而又服之久方與

序合禮記緇衣引此作服之無射正是衣服之義傳於此無文未必同箋服之訓整雖本釋言以注葛履則允以詮葛覃則非也

傳引魯語古者王后織玄紞至庶士以下各衣其夫見自王后以及庶士妻皆勤女功也女功有蠶事有麻事有葛事蠶爲重麻葛次之於時周禮未制大姒以公侯夫人婦德婦功之盛益勤及葛事矣故詩云然亦舉葛以見蠶績也箋謂女在父母家未知所適故習絺綌以附會序說失之陸氏佃曰后妃親蠶以勸女功之正事親葛以勸女功之餘事其義爲允

言之訓我雖本釋詁經傳罕覯且此下明有兩我字果卽指我奚必變文曰言邪又如傳箋解言云師氏告我而云我告師氏

語勢亦倒諸家竝從蘇氏說言辭也春秋傳曰言歸于好當矣其以告歸爲教告以適人之道則因序謂在父母家故耳

方氏曰禮經止載后夫人躬桑觀此詩則知凡百婦功無不躬執所以內事治而女教章也古者夫婦之禮甚謹婦之於夫夫之於婦有不自言而使人將命者所以養廉恥而禁狎暱也妻將生子夫出居側室使人日再問之女子歸寧使師氏告於君子閨門之內儼若嚴賓所爲起化於微渺者其意深矣此論扶詩之精

何氏楷世本古義王氏安石（後只稱王氏）曰有天地此有男女豈以女子而可無教乎古者設師傅保姆之官以教王六宮故葛覃之有師氏宋姬之待傅姆民閒之有女師主女教也以今觀祭

祀賓客之禮琴瑟鍾鼓之樂房中之詩彤史之書非學何以能之此古者后妃夫人所以能上奉神靈之統下理萬物之宜也汙澣私衣之義傳合之而箋析之疏各爲說而意在主鄭案箋義近是但釋害澣害否云我之衣服今者何所當見澣乎何所當否乎言常自潔清以事君子疏謂私服公衣皆悉澣之則與文勢未合集傳云且曰盍治其私服之汙而澣其禮服之衣乎何者當澣而何者可以未澣乎如此義方周盡呂氏嚴氏同之蓋私者褻衣在夏則絺綌是已衣者禮服不皆可澣鞠展褖當澣三翟則否內司服鄭注褘衣從王祭先王褕翟祭先公闕翟祭羣小祀鞠衣以告桑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褖衣以御于王亦以燕居侯伯之夫人揄翟唯二王後褘衣此論其概耳王后

夫人以禮見君固服展衣若天子諸侯冕而親迎王后必服褘衣侯伯夫人必服褕翟矣準此於歸寧疑亦有容用三翟者與其褻衣夏時一以絺綌故詩首及之

疏論歸寧禮詳密惠氏周惕詩說謂歸安父母所謂無父母詒罹者也左氏傳以杞伯姬來爲歸寧之說非是毛傳因左氏誤陳氏奐詩毛氏傳疏後只稱陳氏疏謂古者后夫人廟見使大夫寧有寧父母禮無歸寧父母禮左傳歸寧春秋時制文王初年不當有此蒙案天子諸侯昏禮亾所可據者經傳文耳此經言歸寧父母是殷時夫人有歸寧明證也春秋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左傳曰歸寧也凡諸侯之禮歸寧曰來是周時夫人有歸寧明證也舍此自爲說者非蒙所敢從又此疏引襄十二年傳楚子

庚聘秦爲夫人寧云是父母沒不得歸寧而左傳疏則云昭元年秦鍼奔晉其母猶在蓋父沒母存亦使卿寧彼疏正與此疏相足故傳自杞伯姬及僖十四年鄫季姬來寧宣五年子叔姬來外無歸寧之文伯姬歸宋穆姜故在不云歸寧也

卷耳

求賢然後能審官而求賢又不可以不審官求賢者廣搜博訪在寘之先審官者因材器使當寘之始陟彼崔嵬二句臣下之勤勞也能燕勞之乃爲眞知然特輔佐君子而已非后妃親其事也以此朝夕思念至於憂勤是爲后妃之志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在后妃之賢不待言爲學者言之也

古序說有師承傳釋寘彼周行與春秋襄十五年左氏傳合故後儒

多從之辯說以嗟我懷人其言親暱非后妃宜施於臣下首章我爲后妃後章我爲使臣不相承應亦非文字之體朱氏鶴齡毛詩通義謂諸我字皆當屬文王言嗟我懷人之我我文王也我馬虺隤之我我使臣也是文王親暱使臣非后妃親之暱之也文王親暱使臣故可以我使臣后妃親暱文王故可以我文王胡氏承珙毛詩後箋亦謂首章嗟我懷人之我卽是我其君下三章我字則以鄭所分爲是凡詩中我字有其人自我者有代人言我者一篇之中不妨竝見可無疑於是詩案后妃覩君子之事爲己之事其云嗟我懷人者似是后妃自我故序既云朝夕思念至於憂勤而傳所謂思君子官賢人寘周之列位二章箋則不復以是深憂思也疏皆謂后妃所懷然詩人立言有

章而賓之酌之又皆文王之事則朱胡二說近得之蓋有鑒於
辯說而云然也
藍田呂氏釋首章下二句云賢者不當使之遠行從役引大東
詩行彼周行爲證固與下文一貫第后妃旣以體羣臣爲心似
統言官人爲是下乃就勤勞之甚者言之耳且所解正合左傳
可無更也
棫樸文王能官人此則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鹿鳴燕羣臣四
牡勞使臣皇華遣使臣采薇遣戍役出車勞還帥此則曰我姑
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至誠惻怛
周南與大小雅之言如出一口志合道同在文王爲刑于寡妻
在后妃爲輔佐君子也

風詩言近指遠此第曰陟彼崔嵬而已箋卽云臣以兵役之事行出如采薇兵也皇華役也曰我姑酌彼金罍而已箋卽云臣出使功成而反君且當設饗燕之禮言且者君賞功臣或多於此疏申之甚明此鄭氏之違於風體也

樛木

傳南南土箋南土謂荊揚之域陸氏奎勛陸堂詩學曰豈岐豐獨無南境乎玩其音節葢亦房中歌曲時氏樞同邑人著有詩經說志未刊曰南者陽方草木就陽則榮茂故詩以南土釋之朱子謂爲南山者亦此意也詩與荊揚絕不相涉

傳箋以下並以君子指文王集傳獨指后妃朱氏睦㮮詩故謂三百篇未有以君子稱后妃者仍以頌文王爲是戴氏震補注

亦謂恐君子之稱不可通於婦人蒙謂文王后妃一體也文王受其福履而后妃之福履從可見矣

箋疏釋只爲是樂以仲氏任只母也天只觀之則集傳作語辭優矣李氏曰所謂樂只君子但是衆妾祝願其上之辭此集傳所本樛木螽斯其言不必衆妾之言其心自是衆妾之心

范氏家相詩瀋曰有后妃之賢而君子之樂可知也易曰夫婦得而家道成傳曰一正家而國定福履是以綏之

關雎后妃求賢嬪妾爲助也樛木螽斯則爲衆妾稱美后妃之不妒忌求助之道大非后妃不能有此志事不妒忌乃后妃德之一端且必出於衆妾之口而後見其爲眞不妒忌也又凡言后妃者推本之皆有文王存焉黃氏於是篇云此文王雎雎在

宫時也得之矣

螽斯

序之文體不一時有不善屬辭之失而二南爲甚歐陽氏詩本義謂周南召南失者類多是也又謂據序空言不妒忌則子孫衆多如螽斯也辯說大指亦然黃氏則以言若云者繼上文之辭不妒忌者乃其推本之論許氏謙詩名物鈔述其師金氏說亦以言若螽斯絕句屬上文以不妒忌歸之后妃屬下文二者皆通實勝舊義歐陽又謂振振繩繩蟄蟄皆謂子孫之多諸家多承用之案詩辭旣以螽斯爲興又云宜爾子孫則衆多之意已在其中傳箋以爲子孫之賢較允子孫惟多而能賢乃爲父母之福且於訓義尤協范氏詩瀋引韓詩外傳曰宜爾子孫繩

繩兮言毋賢能使子賢也謂與毛傳合可見毋教之聖善此則

舊義爲優

箋凡有陰陽情欲者無不妒忌維蚣蝑不耳案戴氏溪續詩記謂覼詩人之意以螽斯喻子孫非喻后妃黃氏震詩日鈔謂螽斯是詠子孫宜爾方指后妃何氏古義亦謂蕃育之最多者莫如螽斯故詩借以興子孫非以比后妃也良是　錢氏澄之田間詩學曰螽斯以喻子孫之眾多不以比后妃也惟后妃不妒故子孫眾多有如此篇中全不露此意但言宜爾子孫如此使人思其所以宜者何故耳

爾雅蜇螽蚣蝑傳釋螽斯本之嚴氏以爲卽蝗也蠜也螣也說詩者多依用邵氏晉涵（著爾雅正義）曰斯螽螽斯互言之實一物也

郝氏懿行著爾雅義疏亦曰斯與蜤聲義同釋文蜤亦作蟴或體字也胡氏後箋又謂蚣蝑舂黍皆雙聲螽與舂斯與蝑亦雙聲其又名斯螽者方俗互名之案螽斯之即蜤螽近儒以聲言之益明蚣蝑與蝗皆一生幾百子但蚣蝑雖閒食稼而不甚爲害蝗之屬而非即蝗蝗則所到之區禾稼爲之頃刻立盡直是惡物故蚣蝑可爲興而蝗不可爲興此亦立言之則也嚴說不可從疏以此實興體又述鄭荅張逸云文義自解故不言之集傳以詩通言螽斯故以爲比然爾者爾后妃則是興非比又詳朱子舊說見於呂記者有云比方有兩例有繼所比而言其事者有全不言其事者據此則即謂是比下二句自可指后妃也

宜字最重蓋福者德之自然之應故必有德而有福方謂之宜

若無德而有福則爲倖而非安世固有身本無德而福壽多男
備極人生之福者此特出於氣數之適然而非天地之常理由
君子觀之不謂之福也
心公而大則己與眾妾均事君子眾妾猶己也眾妾之子孫猶
己之子孫也如是則眾妾之子孫亦視之如母矣故后妃所生
之子孫固子孫也眾妾所生之子孫亦子孫也思齊曰則百斯
男此亦曰宜爾子孫振振兮惟其能合眾妾之子孫爲子孫也
處嫡妾者知此義又烏有形骸之閒乎戴氏謂雖有庶子庶孫
以正嫡言之皆后妃之子孫也案戴氏以分言上所云者兼以
情言且此義所該甚廣又不獨女子嫡妾之際爲然
何氏謂螽說文云藏也物伏藏則安靜故爾雅又訓爲靜也曰

蟄蟄者安靜而各得其所也胡氏謂爾雅蟄靜也郭注見詩傳疑和集也郭所見本作和靜也蒙案作靜義味較深長且與振振訓仁厚繩繩訓戒慎尤合葢仁厚以宅心戒慎以守身和靜以處眾皆賢子孫事也

桃夭

集傳謂是文王之化首序謂是后妃所致兼之乃備然必如集傳解宜爲和順方可兼用首序之義若如後序所云國無鰥民而已則於后妃乎何與葢當時文王之禮教所以訓閨閫之女子者必至詳且明而后妃復以身率之故德化所感國中之女皆知有以和順其家也　經所云宜傳謂以有室家無踰時者固是然集傳和順之意乃其本義男女及時誠美事而和順家

室則正位內外之道而尤足以見文王后妃之風化也觀大學

引宜其家人證齊家益信

昏姻之候毛鄭異義毛本荀子霜降逆女冰泮殺止以季秋至孟春爲期鄭本周官媒氏仲春令會男女以仲春爲期故於是詩傳謂有室家無踰時箋謂年時俱當集傳呂記從鄭李氏巖氏從毛案杜氏佑通典載束晳議云序蓋謂盛壯之時而非日月之時故灼灼其華喻以盛壯非謂嫁娶當用桃夭之月其後章云其葉蓁蓁有蕡其實此豈在仲春之月乎良是至論其候蘇氏曰古者昏禮以歲之際自冬及春皆可昏也馮氏應京詩名物疏曰毛鄭二義合之則兩得離之則兩偏此爲得之蓋男女昏姻惟在順天道人事之宜歸於不失其時而已無限定一

月之理詩之取興多在春者以其氣候和融草木茂盛於昏姻之義爲近耳不謂惟此時得昏也東氏杜氏又謂終年得昏固甚通達然夏月之昏雖非國家制度所禁而於天道人事爲非便故昏期多不之用卽今時亦然如蘇馮說義自該括也

傳釋家人爲一家之人諸儒所本安溪李氏謂家人自家之內外長幼以及臣妾皆是也助夫以理內外能使家之尊卑長幼下逮臣妾無不得其驩心焉故曰宜其家人方氏謂旣曰室家又曰宜其家人葢婦人固有當於夫而不宜於家人者記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是也至於宜其家人則內外和而父母順所謂當於其夫者始不爲燕昵之私矣申集傳義甚明

兎罝

序以詩爲后妃之化自是賛說呂氏嚴氏雖力爲推闡終不如辯說之當

陳氏壽熊（震澤人著有詩說未刊）曰序於周南之詩不必屬之后妃者亦皆以爲后妃之化蓋以爲內主賢則君心正百事理否則害伏於家而被於其國雖其說之之過有若文王之治無不資於內助者而於國本在家家人女貞之義亦可謂三致意矣

肅肅傳訓敬箋亦謂鄙賤之事猶能恭敬皆是也歐陽氏謂布宜椓杙何用施敬李氏非之曰賢者不以有人而作不以無人而輟其處幽顯皆如一致仁山金氏亦曰白季之取冀缺郭泰之取茅容皆以是觀之況文王之取人乎語類謂欲大而心欲小戰戰兢兢如臨深淵方能爲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之事亦以肅肅言之也

三章言中林則進於丁丁中逵矣中論法象篇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也詩云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王氏曰中林人莫之聞見也欲觀好德之實其在於處隱乎蘇氏曰丁丁人之所聞也中逵人之所見也中林聞見之所不及也非人之所聞見而猶肅肅則其敬也至矣竝得其義

傳於三章曰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箋首章謂有武力可任爲將帥之德諸侯可任以國守扞城其民折衝禦難於未然疏次章申毛以爲有文有武能匹耦於公侯之志嚴氏謂可爲公侯之干與城言勇而忠也可爲公侯之耆匹言勇而良也可爲公

侯之腹心謂機密之事可與之謀慮言勇而知也正與傳義合集傳首章曰干城皆所以捍外而衛內者亦同傳箋又曰善匹猶曰聖人之耦腹心同心同德之謂爲呂氏所本竊意集傳言其體傳言其用兼之乃盡

金氏通鑑前編引墨子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網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此與罝兎之詩辭意脗合此詩必爲此事而作朱氏通義謂墨子之言經傳未聞恐難據爲故實案詩辭必實有所指墨子去古未遠其言固自可據

芣苢

序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疏天下和平於是婦人始樂有子龜山楊氏謂后妃無嫉妒之心則和平矣惟其和平故天下化而

和平則婦人以有子為樂矣芣苢和平之詩也天下和平非文辭形容所能及故每章言采采而已無他辭也黃氏謂和平說者以為天下和平李氏以為不如程氏曰家室之和平然始於家室之和平而極於天下之和平二說一說也易曰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后妃不妒忌於閨門之中而風化及於天下之夫婦豈非有以感人心而然乎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尤於此詩見之二條並善

此謂家室和平極於境內和平婦人皆以有子為樂事瑣而義閎辭滯而意遠眞周南之詩也若列女傳貞順篇載蔡人妻宋人女既嫁夫有惡疾母將改嫁之女終不聽而作是詩言芣苢之草雖臭惡猶始於采捋終於懷襭浸以益親況於夫婦之道文

選劉峻辨命論注引韓詩序芣苢傷夫有惡疾也薛君章句說亦略同則芣苢初非惡臭之草辭又俚淺不逮鄘柏舟遠甚何以列於正風羅氏願所嘗宋女蔡妻何名周南猶其細者矣

傳采取也有藏之也疏以爲總其終始語類吳氏必大謂下章曰掇曰捋曰袺曰襭而首章乃先言藏似非其序恐有是得之之義答云首章兼始終而言後章乃細述其次第詩中亦有此例然今集傳采始求之也有既得之也正用吳氏義嚴氏亦謂采采非一采矣而又采之喜樂之深也有言采而得之爲己所有也自采至襭言之序案二說集傳爲長疏又謂六者本各見其一掇捋事殊袺襭用別明非一人爲此六事然既掇又捋既袺又襭亦何不可但一人爲之亦人人爲之固非〻一人事耳

郝氏敬毛詩原解曰此詩本詠王者化國之日不言朝野士庶而言婦人不及織紝女工而託詠采芣苢詩之所以善於言也案賢才衆多以罝兔言室家和平以采芣苢言皆風體德化之極也於是由國中而及境外矣

漢廣

黃氏曰此正文王風化自北而南之時居周南者因漢水而起興故作漢廣之詩自文王而言則謂之德謂之道自其所及者言之則謂之化范氏補傳謂無思犯禮合男女言蓋男子無犯禮之思女子有不可犯之色自然不相求嚴氏謂男子見游女自無犯禮之思後序言求而不可得爲非竝允若首序德廣所及辯說嘗爲失之遠陳氏啟源以前二詩化及國中此詩方及

南國故云廣與漢廣字偶同疑得之
朱氏善詩解頤曰觀聖人之化不於其他而必於江漢之游女何也曰天下之治正家爲先錄一漢廣以見天下之家正也天下之家正而天下治矣案汝墳麟趾皆此義
疏謂内則言閽寺守之則貴家之女也庶人之女則執筐行饁不得在室故有出游之事艮允詩固就小家以見道化小家且然而大家不待言矣游只訓行曲禮所游必有常論語不遠游亦此義集傳以爲江漢之俗其女好游似不如舊說云不可求者主前比風俗言之也
李氏曰漢水出興元府嶓冢山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此章言漢廣不可泳江永不可方作詩者自在江漢合流之處也一統

志興元府今陝西漢中府漢陽軍今湖北漢陽府案詩曰漢有游女又先言漢廣後言江永游女在漢水入江地也李義不可易陳氏疏引水經江水注韓嬰敘傳南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閒因謂今河南南陽府卽其地則詩不應及江也

許氏曰漢言廣謂橫渡也江言永謂沿泝也朱氏亦曰截流橫渡故以廣言循流上下故以永言

箋是子之嫁我願秣其馬致禮餼示有意訓義近是但方詠其不可求乃云示有意非立言之體歐陽氏易之曰之子旣出游而歸我則願秣其馬此悅慕之辭猶古人言雖爲執鞭猶欣慕焉者此於文勢爲順集傳呂記從之然後人多疑其意近媟嫚蒙又案詩中凡言之子于歸悉指出嫁此不當獨異嚴氏謂游

女之嫁人將有秣馬以禮親迎之者豈可以非禮犯之哉何氏古義亦謂非必作詩者自欲娶此女蓋謂其不可以非禮干設言人若欲娶之者必待秣馬以行親迎之禮而後可娶耳兩說允當蓋箋之失在訓言爲我而不在訓歸爲嫁歐陽易其歸之訓而不易其言之訓故仍不能無誤詩始終皆言敬之之意而已

傳五尺以上曰駒釋文無音其於株林乘駒作驕引沈重云或作駒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內同舉皇皇者華而不及漢廣足以知此篇之本作駒矣故於皇皇者華云本亦作驕而此不爲音也段氏說文注乃云據陳風小雅則知周南本亦作驕殊非陸意段謂駒未可駕車然小雅皎皎白駒獨非乘駒明證邪蓋

駒與馬有差賢者殆以去位故乘駒此以庶人之女故亦於卒章降而言駒與

汝墳

李氏曰文王之化非獨能使士大夫從於征役以勉於王事亦能使婦人勉其夫以正此足以見文王之化盛也

諸家以三章爲君子未歸之時集傳謂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歸首章爲追賦來卒章如舊義是未歸之閔勉如集傳是已歸之閔勉均通既見之爲虛擬實指詩亦都有之然詳二章自是實指爲多當從集傳

箋謂於已反得見之知其不遠棄我而死亡於思則愈矣云旣見君子則其不死亡已著何必贅言呂氏載程子說言將見君

子不遠棄我嘗矣然仍解爲未歸逆計之辭集傳見其君子之
歸而喜其不遠棄我乃於辭義俱得夫幸君子之不遠棄我則
其能以禮自防而不至有所闕失可知且見其柔順卑遜惟恐
不得嘗於君子德性之美尤有以過乎人也
箋辟此勤勞之處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念之以免於害最允
若韓詩以爲辭家薛君章句謂王室政教如烈火猶觸冒而仕
者以父母甚迫近飢寒之憂爲此祿仕又後漢周磐誦詩至此
卒章慨然就孝廉之舉案詩言既仕則當任其勞無遺父母憂
非言處亂世者有親在必當仕此正序所謂勉之以正也所以
然者則文王之道化爲之至石氏介謂被文王之德厚戴之如
父母程子經說亦謂文王之德如父母望之甚邇蘇氏又謂有

文王以爲之父母可無久病此爲張氏所本而集傳呂記同之究不如舊解之安

列女傳曰周南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妻恐其懈於王事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有譴怒貽父母憂此箋義所本集傳載爲後說列女傳又曰生於亂世不得道理而迫於暴虐不得行義然而仕者爲父母在故也乃作此詩有似韓義然特原其始之所由仕異於韓說之方今出仕其云君子以是知周南之妻能匡夫也亦與序勉之以正合

輔氏曰未見而思旣見而喜發乎情也終勉之以正止乎禮義也

嚴氏曰魴魚赬尾閔之也父母孔邇勉以正也

范氏補傳曰岐周去汝墳不可謂邇若婦人以文王爲父母則是怨紂而親文王此文王之所甚懼也何謂勉之以正哉此駁朱呂之解范後於朱呂故書中時論及之世以列朱呂先非也嚴氏亦曰非以服事殷者所敢安良是

麟趾

程子曰自衰世公子以下序之誤也麟趾之時麟趾不成辭言之時謬矣呂氏述之語類門人亦以此句似無義理爲問而朱子答以當補入辯說

集傳以公子指文王后妃之子而范氏補傳謂序指言衰世則非周之公子嚴氏謂公子指周南國君之子案美后妃子孫衆多已見螽斯詩又繫漢廣汝墳之後而序者且曰關雎之應則

文王與周南國君公子當皆在其中文王后妃德之所被乃益遠矣

許氏曰如集傳兩麟字說不同恐微有礙不如兩麟字皆指爲子姓公族其意重在麟不須歸重於趾定角大抵因趾定角之不妄踐不抵不觸則足以見麟性之仁厚今但以麟之趾一句先立於上卻以振振公子一句屬下文讀則意自見然公子之所以仁厚豈非文王后妃之化乎案此條明析足補集傳所未盡

傳以公姓爲公同姓是又疏於公族於文爲不次陳氏啟源堅執舊義失之但王氏知傳之不安其說則曰公姓公孫也孫傳姓者也陳斥以未聞稱孫爲姓且氏其祖之字乃公子之孫非

公孫又傳氏非傳姓說非無理集傳取鄭氏喪大記注姓之言
生也易王氏下一句至爲精審而上一句猶仍王說案喪大記
卿大夫父兄子姓立於東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於西方玉
藻子姓之冠也特牲饋食禮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楚語率其
子姓從其時享鄭注喪大記云子姓謂眾子孫也注特牲云所
祭者之子孫言子姓者子之所生以彼證此知公姓卽子姓之
姓凡自之出者均謂之姓從子以至孫曾是也不惟孫也而孫
亦在其中王說特微少別白耳

輔氏曰一章言公子二章言公姓三章言公族自近而遠自狹
而廣也

集傳釋二南每篇於自家而國自近而遠自國而天下一一爲

之表明而推本於正心修身令與大學相表裏復於卷終總言

之聖學用功之要昭如日星此從來所未有也

學詩詳說卷一